



怒火

杨新富著

怒 火

楊 新 富 著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五 年 • 上 海

封面設計：何 蔚

怒 火

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(上海 绍兴路74号)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书号 10035 字数 103,000 开本 787×1156 毫米 1/32 印张 5 3/16

1965 年 11 月上海第 1 版 1965 年 11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95000 册 定价 (8) 0.49 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是一个青年工人作者写的小说。它集中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剥削罪恶，同时也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反抗和斗争。小说通过上海一个以学徒工为主的工厂，揭露了资本家怎样残酷剥削工人，压迫工人，而工人又怎样在党的教育下，从自发斗争走向有领导有计划的斗争。小说的故事情节很多都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，读来亲切感人，字里行间充满着强烈的阶级感情。

統一書號:10019·10035

定 价: 0.49 元

目 次

第一章	苦难的家庭	1
第二章	腊月十八	19
第三章	进厂后	33
第四章	背米的风波	47
第五章	小虎子的死	59
第六章	火种播下了	78
第七章	读书不易	94
第八章	“一箭双雕”	112
第九章	算一笔剥削账	125
第十章	怒火熊熊	143

第一章 苦难的家庭

一

上海，这个祖国东海岸上的美丽城市，自从鴉片战争以后，帝国主义把它分割成了許多块，这一块是大英帝国的租界，那一块是法国的租界，另一块是……外国人在租界上盖起了高楼大厦，办起了工厂，开设了銀行、公司、赌场、跳舞厅；連許多路名也用的是外国人名字，什么“阿拉白斯脫路”，“爱多亚路”，“金神父路”，“爱而考克路”，“白克路”，“福开森路”，“贝当路”等等。租界有它自己的一套行政、立法組織，有它自己的法院、監獄和警察（他們叫做巡捕），好象这不是中国的地方，是他們自己的国土一样！

随着租界的划分，上海逐漸扩大起来，畸形地“繁荣”起来，它被人称为“东方的不夜城”、“冒险家的乐园”。一些地主、資本家、官僚、投机商人和流氓恶棍，仗着有錢有势，和外国人一起，欺压和剝削中国人民。他們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，而广大的上海工人、貧民，受苦受难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

“八·一三”上海响起了抗日的炮声以后，不久上海市区淪陷了，被日本軍占領了；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，日軍又开进了上

海的租界。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疯狂地掠夺人们的财富；那些开厂的老板残酷地剥削工人，每天迫使工人要工作十多个小时。

一九四二年七月的上海，天气热啊！尤其是今天的天气更热而且闷人，那火球似的太阳早已下山了，月亮也已经高高地挂在蓝绸般的天空中，嗨，屋子里还热得象蒸笼，逼得许多穷苦人家无法住在屋内，纷纷拿着破席子、破被单、所有可以遮身的破东西，睡在露天，睡在街沿石旁边纳凉，手中不断地挥着芭蕉扇。

在“中国地界”一个贫民区的贫民村的尽头，张家那间破屋子前的空地上，放着一只褪尽了颜色的破桌子，桌子上放着一包花生米，还有一包猪头肉，两双竹筷子，两只小小的玻璃酒杯，有两个人在聊天喝酒。

“老陆呀，你的年纪也不小了，该动点心思，托托人，讨一个女人啦！”张泉苗咕嘟喝了一口高粱，又吃了一块猪头肉以后，笑呵呵地说，“老陆，你要想想呵，年纪已经三十一岁啦，难道你真的一辈子当光棍吗！”

“唉！这种年头还是光棍独条的好，”陆斌成放下了手中的筷子说，“老张哥，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，我是一个火炮性子，闯祸坯子……象我这种人还是不要结婚的好，结了婚要害女人的。”

陆斌成生得虎背熊腰，方方的脸膛，两道乌黑的浓眉毛，他从小父母双亡，长期的流浪生活、穷苦日子，养成了他的豪爽、热情、不畏强暴、好打抱不平的性格。

去年六月，陆斌成在日本人开的“内外棉”纱厂当保全工。有一天，他在清花间修理好一台清花机出来，路过细纱间，突然，四

号车那边传来了一陣陣凄惨的尖叫声。陆斌成停住脚步，抬头朝着尖叫声那一边望过去，不看犹可，一看，简直把他的肚子都快要气破啦！

原来一个满脸都是雀子斑的东洋婆——日本监工，穿着一套大袖子的“和服”，手里拿着一束細細的鉄絲，没头没脑地打在一个十二、三岁的包身工的头上、身上，那个被打的小姑娘痛得尖声嚎哭，随地乱滚，脸上被打起了无数伤痕。陆斌成见着这般情景，气得火燎肺腑，猛一个箭步，仿佛是一头刚出山洞的猛虎，窜到东洋婆跟前，“嚓”一声夺过东洋婆手中的那一束高高举着的鉄絲，沒等东洋婆看清是誰，早就扬着夺过来的鉄絲，咬着牙根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对准东洋婆的脑门豁得豁得地打着、抽着，狠命地抽着。刚才还穷凶极恶的东洋婆，这时候象一只野鴨子似的嘍呀嘍呀說着东洋話，痛叫着、哭着、嚎着；这一打，周围的中国人无不心中称快。

但是，为了这件事，过了两个小时以后，陆斌成被日本兵押走，押进了日本司令部，受了一场毒刑，还坐了三个月的牢房。

三个月以后，陆斌成从牢房里出来，經朋友介紹，进了法商电车公司工作，也是为了动手打一个法国人，結果又被开除，差一点点又要坐牢。

如今，陆斌成由张泉苗介紹进了惠丰公司当白鉄匠，和张泉苗同做一个班头。

这时，张泉苗的几个儿女，大儿子辛刚、老二辛鉄和老三辛高，小女儿辛妹从村外捉迷藏回来，一看到陆斌成，就乐开了。因为陆斌成常常来这里，有时候他又給孩子們讲故事，所以，孩子

們和他混熟了，真象自己的亲叔叔一般。說时迟，那时快，孩子們轰的一声，象一群小蜜蜂似地一齐拥向陆斌成，边跑边說：

“叔叔，你上次說的，下回給我們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，今天你可以說啦！”十三岁的老大辛刚奔在前头搶着說。

“叔叔，不要讲这个，我要听叔叔讲怎样开动机器。”辛鉄一口气追上哥哥，“叔叔，你讲讲打外国人的故事也行呀！”

辛鉄和辛刚都拉着陆斌成的手，一面央求，一面爭个不休。辛高和辛妹都还小，不大懂事，只要有故事听，讲什么都行。

“煩死了！”父亲生气地白了兒子們一眼，“小人怎么跟叔叔沒規沒矩的！吵点啥！”

“誰又在跟叔叔吵啦？”辛鉄媽从屋子里出来，把手里端着的两杯冷开水，放在桌子上，又用抹桌布抹去桌上的花生米壳，說：“又是辛鉄領头吵的吧？”說着，将筷子和空酒杯收去。

“媽，你偏心，你不公平，又不是我一个人吵的，为啥怪我一个人？阿哥也……”說着，两只小眼睛望望自己的父亲，心里的意思是說，“阿爸，你說句公平話呀！”

辛刚见媽在說弟弟，沒有說自己，心里有点过意不去。于是，他对媽說：“媽，我要叔叔讲故事的，是我吵，你不能怪弟弟。”老实头的孩子讲老实话。父亲和母亲都笑了。

陆斌成看见这种情景，也笑了一下，望望頂上的月牙儿，估計時間还不太晚，于是說：“你們去拿木凳子来，叔叔給你們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，也讲打外国人的故事。”

“好哇，好哇！”四只小嘴巴几乎同时喊出口，接着还劈劈啪啪地拍起手掌来，把邻家的几个孩子也一齐引了过来。

一会儿，孩子们的木凳子搬来了，在陆斌成跟前有秩序地一排排坐着，静静地听讲故事了。

二

八月初头，上海流行性的时疫病闹得很凶，大大小小的医院住满了病人。时疫病闹得最凶的是人口拥挤、居住条件最差的“中国地界”，象闸北区的北面、南市区的南面、杨树浦的东北面，这些地方的棚户区，一日数十起，真是谈虎色变。患时疫病死的人不计其数，小孩子死的数字比大人更多，据说全上海的大小棺材都卖空啦！有一些人没办法，只好乘了火车赶到苏州去买棺材啦，听起来真骇人！

这几天，小孩子越死越多了，贫民村北面的荒草堆突然变成死人堆啦！穷苦人家，死了小孩子买不起棺材，只得用破草席卷一卷，丢在死人堆上。因为死人多，收尸所来不及收尸，日晒雨淋，死人堆上的尸体很快就腐烂了、臭了，生满了虫，各种各样的苍蝇从尸体上飞出去，到处传播着病菌……

昨天下午辛刚还是好好的，到了晚上忽然病了，病得可厉害，不停地上吐下泻，已经不省人事了。

张泉苗家里没有钱，借又借不到，只得干着急，唯一的办法是给儿子吃点“科发十滴水”，然而不顶用，儿子的病却越来越厉害了。

好容易熬过了一夜，等到天亮，张泉苗从家里出来，茫然地走着，心里象坠着一块铅一样。

这里是虹口三角地小菜场附近的一条熱鬧的马路，行人来来往往，可惜大部分是衣衫襤褸、面黃肌瘦、蓬首垢面的人，这并没有增添这条马路的繁荣，却是对它的假繁荣的嘲笑。

一片杂货店左面靠近电綫木头那边围了一大堆人，不知在看些什么。許多識字的人，往人堆里张了张就走了。同情的、感叹的声音此起彼落地响成一片：

“唉！作孽呵！又是一个卖亲生儿子的！”

“蒼天无眼！穷人真活不下去呵！唉，偏偏又鬧时疫毛病，真是犯关^①！”一个宁波老头叹息道。

“真狠心！連亲生儿子也卖！”

“老兄，別說风凉話，不是被生活所逼，誰愿走这一条路呢！”

“唉！这是什么世界！人不如狗，一只狗却要比小孩子的身价高几倍！唉唉！穷人何时何日才能出头呵！”

张泉苗經過这里，人們的談論触动了他的心思，他觉得穷人只有走这一条路，除了这一条路还有什么路呢？他心里打算着回家把小女儿或老三卖掉，得了錢給儿子治病，他的脚步加快着，几乎是狂奔起来。

张泉苗今年五十二岁，高高瘦瘦的个子，生活的重担压得他站不起来，压得他的背脊弯曲起来，額角上的皺紋仿佛是蜘蛛网似的密密层层。他，十三岁的时候就跟着一个同乡到南京一家鉄工厂学生意，学了几年，誰料到快要滿师賺工錢的时候，突然，他的右眼被一顆火燙的鉄屑子弹伤了，狠心的老板非但没有

① 犯关，宁波方言，是糟糕的意思。

給他看眼伤，却借故把他停了生意。从此以后，他到处流浪，到处为生活奔波。他在自来火厂工作过，在南洋香烟厂工作过，还有，电车公司、电灯公司、自来水厂……他都工作过。他做过許多厂，但没有过着一天好日子。他生下了十二个子女，只留下四个，其余八个，有的是生病死的，有的是被拐子騙走的。

太阳象火球似的照下来，柏油马路都融化了，乌黑的柏油从地皮下冒出来。店鋪前大减价大拍卖的布条儿，象招魂幡似的飄蕩着，店鋪里的店員空閑着，眼睛望着马路。

张泉苗不知不觉地在一家“买血站”门口站住了。这里有許多人排成一列队伍，等候着出卖自己身上的鮮血。张泉苗在絕望的邊緣上突然找到了一条“出路”，他的腿移向“队伍”的后面，他要出卖自己身上的鮮血来挽救儿子的性命，給儿子治病，治病呵！

过了三个多小时以后，张泉苗脸色象白蜡一样，一步一步地拖着两条腿走回家。他被抽掉了三百西西的鮮血，四肢无力，头昏目眩，眼里直冒金星。

张泉苗还没有走到自己的家门口，远远就听到妻子的哭声、儿女們的哀号。他的神經仿佛突然給毒虫咬了一下，心头頓時感到紧张、慌乱，人象发了疯一样奔进家里，可是，已經迟了，晚了！辛刚在半小时之前已經停止呼吸了。

张泉苗万万沒想到儿子死得这么快，先是目瞪口呆，继而，他的手狠狠地捏着自己鮮血换来的“血錢”，仿佛是手中的血錢害死了自己的儿子一样，他要把錢捏得粉碎！突然，他失常地撕碎手中的“儲备券”^①，直着眼睛狂呼：“死吧，死吧！都死吧！”

免得活受罪！”

辛鉄、辛高和辛妹一见阿爸这种样子，哇哇地哭得更厉害了。

猛然，一道电閃，一声霹靂，窗外下起大雨，雨象倒下来似的，下个不停，好象要把这个黑暗的世界淹沒掉！

三

张家的小屋里，討厭的蒼蠅嗡嗡地飞来飞去。辛鉄媽将一碗薄粥递给坐在桌边的丈夫，說：“泉苗，今天你不要去上班，在家里休息一天吧。”她，一个貧农家庭出身的女人，心地善良、性情温和，体貼丈夫。自从她嫁了张泉苗之后，虽然没有过一天好日子，但她从不埋怨丈夫半句，她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。她，四十一岁了，年輕时候的一对水汪汪的眼睛随着苦难的岁月早已失去了光泽，紅潤的面頰也变成了干枯、黄蜡蜡的瘦脸。这几年的日子对她的打击太大了。前天她失去了辛刚，她为辛刚的死哭得死去活来。她前前后后已經失去了九个子女啦！她，蒼老了。你看，浮肿的眼帘皺縮着，打着褶，眼睛下，露出青青的凹陷的印子。

张泉苗接过妻子手中的一碗粥，他没有往肚子里喝下去，也喝不下去，只是茫然地望着手中的粥碗，象个呆大^②。

“泉苗，你的身体不好，还是在家躺一天吧，”她知道丈夫前

① 敌伪統治时期，伪中央儲备銀行发行的鈔票。

② 呆大，上海方言，是傻瓜的意思。

天卖过血，身体不好，再一次劝丈夫休息。

“唉！”张泉苗叹了一口气。“在家里饿死，还不如做死痛快，反正总是死呵！”

“死！”这是多么可怕，她听见“死”字浑身都颤抖起来，她已经失去了九个子女了！要是丈夫……她再也不敢往下想了。她连忙转过身子，拚命用力咬着嘴唇。她觉得眼中有一股东西要冲出来，要尽情地哭一哭，但是在丈夫面前，她不愿意这样。她那善良的心地不允许她这样做。于是，她只得更用力地咬着嘴唇，屏住气，把眼泪熬住，不让它流下来。

“金花，你哭点啥呵？”张泉苗放下手中的碗站了起来，走到妻子的跟前说，“我肚子不饿，吃不下，这碗粥留着你自己吃吧。”说完，他走到床前吻了吻熟睡着的儿女们的脸庞，苦笑了一下，然后摇晃着身体走出了房门，上班去了。

丈夫走后，辛铁媽虔诚地合着双手，朝着天空，口中念着：

“菩薩，阿弥陀佛，保佑保佑……”她觉得什么办法也没有，只有求求菩薩保佑了。

繁华的上海“大马路”——南京路，热闹非凡，各种包车、汽车，还有叮叮当当的电车，穿梭似的来往不绝。各大公司、洋行、钱庄、跳舞厅，以及那一座比一座高的楼房、大厦，都集中在马路的两边。惠丰公司开设在南京路“抛球场”附近。惠丰公司出售的大小商品都是洋货，就连人们用的大便纸也是从外国运来的。

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，张泉苗和陆斌成爬在惠丰公司的屋顶上修理烂掉的水落管子。屋顶上热呵，瓦片给太阳晒得滚烫，人站在上面仿佛站在火烧过的铁板上。

“老张哥，你前天又……”陆斌成说到这里，不把“卖血”两字说出来，想了想说，“你的身体不好，请个假回家吧。”

“老陆，回家有啥好过呢，还是活受罪呵！”张泉苗想到家中已经一粒米都没有了，心中觉得有一股苦水在翻腾。

两人在屋顶上说了一阵。张泉苗将拆下来的水落管子拿在手中，疲乏地站了起来，准备到楼下铜匠间去换一根新的管子来。哪知他的脚刚移动两步，不知是饿昏的呢，还是被太阳晒昏的，顿时，他的眼前金星狂舞，天地旋转。猛地扑通一声，人和管子摔倒在屋顶上。陆斌成大吃一惊，他一个虎跳，扑过去想用双手抓住张泉苗，已经迟了！张泉苗早已从倾斜的屋顶上滚到楼下去了！

陆斌成大声呼喊：“出人命啦！出人命啦！”他大声地呼喊、奔跑着，一口气从四层的屋顶上奔到楼下。

幸好，楼下有一只公司大菜间用的竹籊头，张泉苗从楼上掉下来，恰巧掉在竹籊头上，要不就跌死了。不过虽未跌死，伤却很重，嘴上、鼻上都流着鲜血，人已经昏了过去。

这时，人越围越多了，大家你望望我、我望望你，急得没有主张。突然，不知是谁说了一句：“经理来了！经理来了！”

围着的人群让出了一条路。惠丰公司的经理——肥得象猪一样的张威廉，穿着毕挺的西装，右手拿着一根“司的克”^①，左手牵着一只狮子狗，来了。众人又自动地退后一步。张威廉在做买办发了财以后，才开了这家大公司，他虽然是个中国资本

① “司的克”，英文译音，即手杖。

家，却给自己起了个外国名字。原来他的一举一动全是向洋鬼子学的，一副洋腔洋调，公司里职工背地里称他假洋鬼子。如今又和日本人勾勾搭搭，好不神气。

张威廉走近张泉苗身前不远，用手中的“司的克”朝受伤的人身上笃笃，然后将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往上推了推，用眼睛扫了众人一下，说：“不中用的老头子死了，死了，上帝保佑他进了天堂，进天堂去了！”张威廉伪善地笑了笑。

“他没有死！”陆斌成快步走近张威廉跟前说，“经理先生，他还没有死，能救活的！”

“混蛋！”张威廉学着洋鬼子骂中国人的腔调，他的眼睛仿佛象照相机的镜头似地突然睁大着，他要看清楚是谁竟然如此大胆地敢站在自己面前，跟自己面对面说话。按他定的规矩，职工跟他说话时要离开三尺远，还要先行一个礼，陆斌成对他说话没有照这个规矩，他勃然大怒，用手中的“司的克”指着陆斌成的鼻子大声吼道，“混蛋，混蛋！你懂得什么？大惊小怪！”

“张威廉先生，有关人命，万一出了事，你是经理，你也有责任的！”陆斌成竭力捺住心头的一股怒火。

“对，说得对！事关人命，经理先生应该快点作决定，送病人进医院！”

“快点送医院，病人还有救，迟了来不及啦！”

“经理先生快点说，该怎么办？”

“.....”

众人大声喧嚷，议论纷纷。

“哈——哈——哈——”张威廉一阵狂笑之后，耸了一下肩